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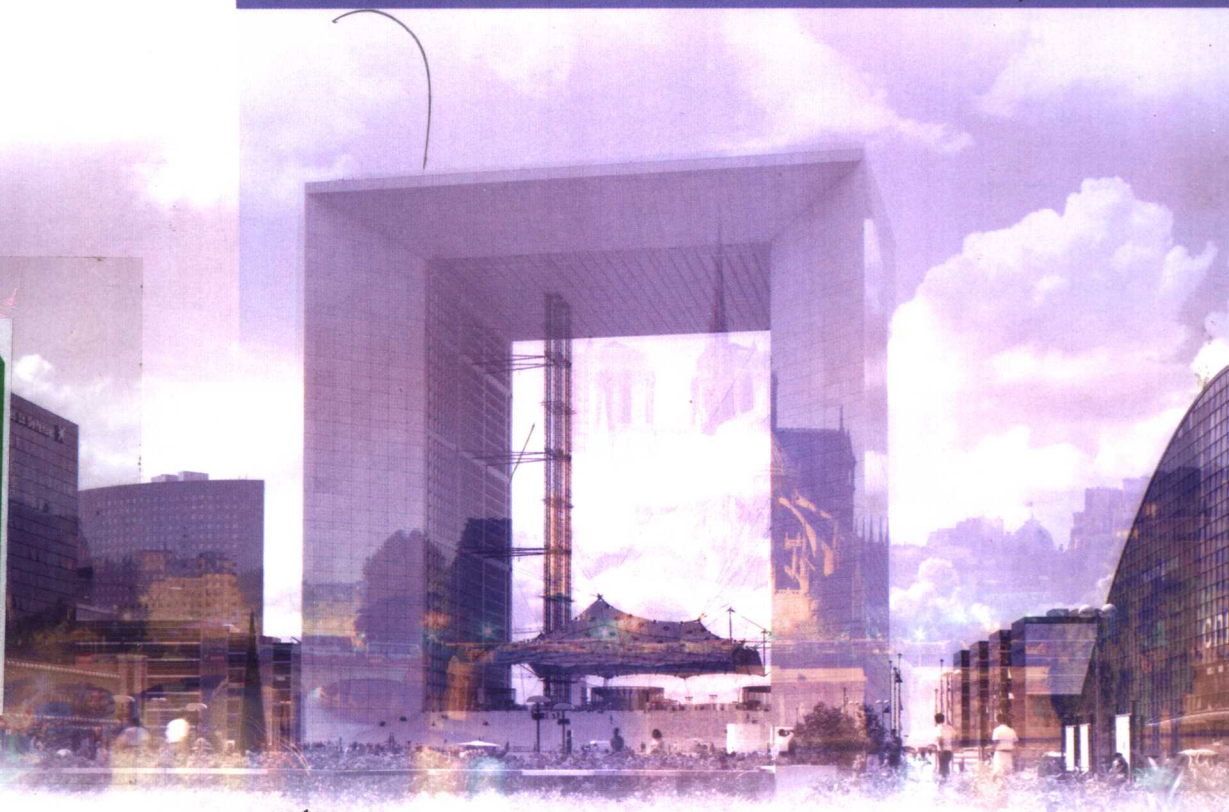
全国高等院校本科教材
全国高等院校专升本教材

20 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

(第2版)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组织编写

刘建军 主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I11/39

2007

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全国高等院校专升本教材

20 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

(第 2 版)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组织编写

刘建军 主编

参编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冉东平	刘劲予	刘建军
陈永祥	杨丽娟	张建华
张晓松	张箭飞	季星星
周明燕	周桂君	高玉秋
袁先来	聂珍钊	夏茵英
黄铁池	傅景川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20 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修订版,是《20 世纪西方文学》的配套教材。全书收录了教材中重点介绍和分析的 20 世纪西方文学史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全选或节选)。此次修订,内容上根据教材修订情况作了调整,更换、增添了相关文学作品;每篇选文在原有“作品简介”、“作品选文”基础上增加了“选文品读”部分。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及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教学,同时也能够作为高等院校选修课、通识课教材,并适合其他文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刘建军主编.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04-022160-2

I. 20… II. 刘… III. 文学-作品-西方国家-师范大学-教材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432 号

策划编辑	肖冬氏	责任编辑	肖冬氏	封面设计	王 隼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俞声佳	责任印制	尤 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8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2160-00



第2版编选说明

《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配套用书,自出版以来,受到使用者和学习者的好评。本次修订,是根据教材的修订变化同步进行的。由于教材《20世纪西方文学》第2版的内容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故本作品选的内容也进行了增删和调整。和第1版相比,本次修订主要变动如下:

第一,为了和修订后的教材相一致,我们去掉了第1版中的《福尔赛世家》、《根》、《飘》三篇选文;新增加了《寒冬夜行人》(节选)、《麦田守望者》(节选)、《反生活》(节选)、《河湾》(节选)、《教父》(节选)等几篇选文;还对个别选文中的文字进行了调整。

第二,为了学习者使用方便,我们还在形式上做了改革。每个作品单元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作品简介”,扼要介绍了所选作品的作者和作品的整体构成;其次是“作品选文”,主要选取了作品中有代表性的段落加以展示;最后是“选文品读”,主要针对所选的文字进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的解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增强本书的完整性,使本书除仍可作为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教材外,还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选修课教材单独使用。

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除原有的编者之外(个别编者由于工作变动或出国等原因没有参加),还有周桂君(吉林大学)、袁先来(东北师范大学)、杨丽娟(台州学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其中的选文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在选文品评方面,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8月12日

第1版编选说明

《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是“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简称“专升本”)教材《20世纪西方文学》的配套用书,同时也是适合文学爱好者学习和阅读的一部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精选汇集。

本书共收录了20世纪西方著名作家的16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全文或节选)。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一是要与教材所重点分析的作品一致,以便学生在学习时互相参照,加深对教材和作品的理解;二是除个别选文因篇幅较短被全文收录外,长篇作品的节选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最为精彩和能够基本构成较为完整故事的片段;有些作品中采用了删节号(……)的省略形式,以尽可能地保持作品的原貌。

为了便于阅读者对所选的作品有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印象,我们在节选的大多数作品前面,配了有关这部作品整体性的情节概述。

《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由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主编,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学者有(按姓氏笔画为序):冉东平(广州师范学院)、刘劲予(广东省教育学院)、陈永祥(北京市教育学院)、张建华(内江师专)、张晓松(贵州教育学院)、张箭飞(武汉大学)、周明燕(深圳大学)、季星星(首都师范大学)、高玉秋(东北师范大学)、聂珍钊(华中师范大学)、夏茵英(中山大学)、黄铁池(上海师范大学)、傅景川(吉林大学)。

由于编选的时间较紧,加之编者水平所限,本书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期望专家学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进一步提高。

编者

2000年4月

目 录

《洪堡的礼物》(节选)	1
《日瓦戈医生》(节选)	31
《荒原》	55
《城堡》(节选)	82
《追忆似水年华》(节选)	104
《太阳照样升起》(节选)	124
《娜嘉》(节选)	142
《苍蝇》(节选)	164
《秃头歌女》	185
《窥视者》(节选)	214
《第二十二条军规》(节选)	243
《百年孤独》(节选)	271
《秀拉》(节选)	295
《寒冬夜行人》(节选)	317
《麦田里的守望者》(节选)	331
《反生活》(节选)	350
《河湾》(节选)	368
《教父》(节选)	386

《洪堡的礼物》(节选)

作品简介

《洪堡的礼物》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1915—)获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被评论界视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的故事背景是现当代的美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作品所描写的美国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场景和扑朔迷离的精神状态,主要是通过“我”即主人公查理·西特林以追忆往事的自叙方式再现实出来的。往事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不久前的往事,另一部分是发生得更早的“往事中的往事”。作品一开始,是“我”对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与洪堡之间关系的回忆,得出的结论是“我发现,洪堡在苦苦思索着,如何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才能使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完满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而“我”(查理·西特林)此时年已40,是成长于芝加哥的一位作家,法国荣誉军团的爵士。还曾因创作历史情节剧《冯·特伦克》和写了一本论威尔逊的书而声名鹊起。然而此刻“我”却正陷于个人感情和生活处境的困窘之中:前妻丹妮斯因经济纠纷指控“我”,现在的情人莱娜达(又译为:蕾娜妲)又以姿色使“我”迷离沉溺而难以自拔;不久前的创作失败,造成“我”的智力衰退和反应迟钝;随之而来的生意场上的失败,更令“我”心绪焦灼不安。律师、诉讼代理人因经济债务追逐着“我”;而蕾娜妲的逼婚和不时以同他人示好的行为向“我”挑战,更使“我”愤恨不已。由于拒付赌债,“我”还受到了以偷盗为业的街头流氓肯塔比尔的暴力威胁,他强迫“我”接受他的邪恶建议和安排。正当“我”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传来了已故诗人洪堡给“我”留下一笔遗产的消息,顿时“我”内心里翻江倒海,浮现出绝交已久的亡友的形象,并反复追忆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种种变故。

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歌谣集在30年代问世,曾经轰动一时。洪堡正是人们早已盼望的人物。远在中西部的我,当然更是热切地期待着。这一点,我是不讳言的。他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新一代的奠基者。他漂亮,白皙,身材高大,严肃而诙谐,是一个博学的人。这家伙真是走了运。所有的报纸都在评论他的作品。他的照片在《时代》周刊登出时,没有遭到任何贬责,《新闻周刊》还对他大加

赞扬。我热情满怀地读着《滑稽歌谣》。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整天向往着文学事业。洪堡对我展示了做事的新途径。我欣喜若狂，羡慕他的运气，他的才智，以及他的声誉。5月，我到东部去拜访他——也许只是想去接近接近他。我乘着灵猫牌公共汽车，沿斯克兰顿^①路线，用了大约50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了那段路程。那倒无所谓。车窗敞开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群山呢。树木正在抽芽。一派贝多芬《田园交响乐》中的景色。我的心不禁为满目的青翠所陶醉。曼哈顿^②也美不可言。在那里，我租了一个小房间，每星期3元，同时找到了一个工作：走门串户推销福勒牌刷子。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比兴奋。我给洪堡写了一封表示崇敬的长信。于是他邀我到格林威治村^③去谈论文学，交流思想。他住在贝德福街丘里饭店^④附近。他先给我倒了杯清咖啡，随后又在那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呵，你是个蛮漂亮的小伙子，查理，”他对我说，“你大概还有点儿狡狴吧，我看你年轻轻的就快要秃顶了。好一双美丽多情的大眼睛。你当然喜欢文学啰，这一点很重要。你有感应性。”“感应性”这个字眼是他首创的，后来这个词儿便风行起来了。洪堡为人和善，他把我介绍给同村的住户，给我书籍，让我写书评。我一直敬慕着他。

洪堡的声望大约持续了10年之久，到40年代末，开始衰落了。及至50年代初，我便名声渐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钱啊！洪堡则以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没有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还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就拿查理·西特林来说吧，他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投上我的门来，现在他居然搞到百万家产，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赚那种钱呢？——是又一个凯恩斯^⑤吗？对啦。凯恩斯，一个驰名世界的人物，一个经济学天才，布隆斯伯里^⑥的王子。”洪堡说：“娶上个俄国芭蕾舞演员，钱就随之而来。可是这个变得如此富有的西特林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从前还是莫逆之交呢！”洪堡确切地说：“不过，那家伙总是有些反常。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芝加哥那个小地方去了呢？他一定是怕露馅。”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便利用自己的才华来攻击我。他干得挺出色。

我并不热衷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得命。这种做好事的情感，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对生存的意义独特感受——我

① 斯克兰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城市。

② 曼哈顿，美国东部哈得逊河口的岩岛，纽约市中心。

③ 格林威治村，纽约市文艺界聚居的地区。

④ 丘里饭店，20世纪20年代末纽约著名饭店，文人聚会的场所。

⑤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

⑥ 布隆斯伯里，伦敦市内英国博物馆所在地，亦为上层人物住宅区。后为文化设施集中地。

好像陷进了透明的生活深处，兴奋地、拼命地摸索着生存的意义。我清楚地感到，瑰丽的纱幕、虚幻的境界，以及玷污着永恒的白光的五彩玻璃的圆顶^①，而我就在紧张狂乱之中哆嗦。对那些事情，我是着了迷啦。洪堡是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到后来他却一点都不同情我了。他自己病愁潦倒，对我也毫不宽容。他一个劲地强调瑰丽的纱幕和巨额金钱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赚的那些钱是自自然然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这样嘛。昨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对财富感到忧郁的文章，“人类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的历史里，并不都是如此富足的”。在五千年匮乏中所形成的思想，现在被歪曲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有时候甚至抗拒这种变化。

20年代，芝加哥的孩子们每到冬雪初化的三月天，便要四出寻财探宝。肮脏的雪在马路旁堆积着，消融的雪水在沟渠里蜿蜒流动，闪闪发光。这时你可以发横财啦——瓶塞呀，齿轮呀，铸着印第安人头像的小钱呀，都可以找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差不多成个老头子了，我发现自己竟然离开了人行道，顺着路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找什么呢？我这是怎么了？假如我真拣到一角或者五角的硬币，那又该怎么样呢？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恢复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面对这一切，洪堡将会说些什么呢？

每当听到他对我的恶意中伤时，我往往觉得自己对他的观点也是同意的。“他们给西特林颁发普利策奖^②，那是由于他写了关于威尔逊与图马尔蒂的书。普利策奖是发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的，不过是对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之辈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与其说得奖，倒不如说是为普利策充当活的广告，充其量当你一命呜呼之时，讣告开头可以写上这么一句：‘普利策奖金获得者逝世了。’”我想，洪堡此话也不无道理。“而西特林就两次获得这种奖金，头一次是他写了那出伤感戏，使他得以在百老汇发迹；另外又取得了电影制片权，他从中又捞到相当的份额。我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剽窃行为。不过他的确从我身上偷去了——我的个性。他根据我的个性塑造了他的主人公。”

这些狂言听来刺耳，但细想并非全然没有根据。

他能言善辩，一个人在那里可以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是个即兴演说家，诋毁别人的老手。说老实话，被洪堡糟蹋一下倒是一种荣幸，就像给毕加索^③的双鼻肖像或者苏定^④画的扒出内脏的小鸡充当题材一样。钱一直在激发着他。他

① 此句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长诗《阿童尼》第52节的两行。原诗为：“生活，就像五彩玻璃的圆顶，/玷污着永恒的白光……”

② 普利策奖，美国的一种颁发给文学、音乐、新闻界的年奖。由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设立，故名。

③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旅居法国的西班牙画家，雕塑家。

④ 苏定（Chaim Soutine，1894—1943），旅居法国的立陶宛画家。

顶爱谈论有钱的人。靠办纽约小报起家的洪堡,还经常提到以前曾经轰动一时的丑闻,诸如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哈里·骚和艾维琳·内斯比特^①,还有爵士时代,司各特·菲茨杰拉德^②以及超级富翁。亨利·詹姆斯^③的女继承人他非常熟悉。有时候,他可笑地谋算着发财。然而他真正的财富就是文学。他胸罗万卷。他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只想在这噩梦之中好好睡一夜而已。失眠使他更加博学。他彻夜不眠地读着大部头——马克思和桑巴特^④、汤恩比^⑤、罗斯托夫采夫^⑥、弗洛伊德^⑦。谈到财富,他便把罗马的奢华同美国新教徒的富贵加以比较。他颇熟悉犹太人,熟悉乔伊斯^⑧笔下那种证券交易所外面戴大礼帽的犹太人。他会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施里曼^⑨挖掘出的阿伽门农^⑩的贴金脑壳或者死亡面具上去。洪堡的确健谈极了。

他父亲是匈牙利犹太移民,曾追随潘辛^⑪麾下的骑兵驰骋于奇瓦瓦^⑫,在以妓女和马匹著称于世的墨西哥追捕过潘辛·比利亚(他和我父亲不同。我父亲是一位身体矮小的体面人物,是不屑于这等差事的)。他父亲就是这样闯入美国的。因此,洪堡起初只谈靴子、号角、野营什么的,而到了后来,便也谈起佛罗里达的轿车、华贵的旅馆和娱乐场来了。经济繁荣时期,他父亲在芝加哥呆过,在那里经营房地产生意,在滨水旅馆有一套房子。夏天,他就把儿子叫去。洪堡也熟悉芝加哥。在棒球名将哈克·威尔逊和伍迪·英格利希大显身手的时日,弗莱谢尔家在里格利运动场有一个包厢。他们常常开着利箭牌或者希斯潘诺—苏莎牌汽车(洪堡是个汽车迷)去观看比赛。芝加哥有小约翰·海尔德^⑬美丽的绘

① 艾维琳·内斯比特(Evelyn Nesbit, 1884—1967),美国女演员。1906年由于她丈夫哈里·骚枪杀一名建筑师而弄得全国轰动,声名狼藉。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构成了1927年轰动的离婚案。

②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作家。他的生活奢靡放荡,以致后来经济上陷入困境,再加上长年酗酒,引起了精神崩溃。他的作品反映了所谓的“爵士时代”(20世纪20年代)青年人的幻灭感,多半描写有钱人的生活。

③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美国小说家和批评家。长期居住在英国,并于1915年入英国籍,现代心理小说创始人。他的小说《华盛顿广场》先后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名为《女继承人》。

④ 桑巴托(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

⑤ 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英国历史学家。

⑥ 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 1870—1952),俄国—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⑦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著有《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等。

⑧ 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

⑨ 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

⑩ 阿伽门农(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曾发动特洛伊战争,为希腊联军统帅。

⑪ 潘辛(John Joseph Pershing, 1860—194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法美军统帅,曾于1916—1917年率军到墨西哥追捕墨西哥革命家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 1877—1923)。

⑫ 墨西哥北部城市。

⑬ 小约翰·海尔德(John Held, 1889—1958),美国作家,画家。

画,有只穿内裤的漂亮姑娘;也有威士忌、暴徒;在拉萨尔街,还有圆柱林立的森严的银行,在它用钢制造的金库里,锁着修建铁路、开肉食加工厂和农机厂赚的钱。我从阿普尔顿^①来时,对这个芝加哥一无所知。我同波兰小孩在高架铁道下玩软式棒球。洪堡在亨利西餐厅吃香甜的椰子巧克力蛋糕。至于亨利西餐厅里面是什么样子,我连看也没看过。

有一回,我可在西区路幽暗的寓所里见到了洪堡的母亲。她的长相和儿子十分相像,胖身材,大嘴巴,沉默寡言,浴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满头密密的白发,像个斐济人。她手背上有老年斑,黑黝黝的脸上有更黑的像眼睛那样大的斑点。洪堡欠着身子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只用充满女性深深的哀怨的目光凝视着。我们离开那座寓所时,洪堡神色郁闷地说:“过去,她常打发我去芝加哥打探父亲的行踪,叫我抄下银行结单、账号和他的姘头的名字。她要去控告他。你看,她都快发疯啦!后来,在那次股票行情猛跌时父亲丢掉了一切,因心脏病客死于佛罗里达。”

这就是他那些妙趣横生的快乐歌谣产生的背景。他是狂郁症患者(这是他自己的诊断)。他有一套弗洛伊德的著作,还经常阅读精神病学杂志。当你读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之后,你就会觉得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精神病理学。洪堡的感觉正是如此。他常给我引述《李尔王》中的诗句:“城市里有反抗,乡村里有叛乱,宫廷里有政变,父与子的系带已经扯断……”他特别强调“父与子”这个意思,“毁灭性的骚乱纷纷攘攘地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进坟墓”。

是的,就是在7年前,他被毁灭性的骚乱送进了自己的归宿。现在,当新版文选出版的时候,我到布伦塔诺书店的地下室去查核,得知洪堡的诗被砍掉了。那些拼凑这套选集的下流胚,文学的葬送者,政客们,已经不再需要过时的洪堡了。这样,他的思想、作品、感情便化为乌有;那些充满着对美的召唤的文字,除了耗尽他的心血而外,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家寒碜的客栈里倒下去了。而我,一个和他迥然不同的作家,正当飞黄腾达之际,在芝加哥悼念着他。

要当一个美国诗人的崇高思想,有时使洪堡觉得自己是个可笑的角色,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我们都像流浪汉和毕了业的学生一样,在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或许美国是不再需要艺术和内在的奇迹了,因为它外在的奇迹已经足够了。美国本身是一宗大投机买卖,很大。它掠夺得越多,我们剩下的也就越少。因此,洪堡的所作所为势必成为离奇滑稽的笑料。不过,当他停下来思索的时候,他的怪异会有所中断,他企图使自己摆脱这个美国世界(我也是这样做呢)。我发现,洪堡在苦苦思索着,如何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才能使

^① 威斯康星州一城市。

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完满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于是，他便试着吃药、喝酒，到头来不得不采取好多疗程的电休克疗法。正如他所经历的那样，最后所形成的局面是洪堡与疯狂的斗争，而疯狂完全占了上风。

近来，我的情形一直不大好，这时候洪堡在坟墓里起了作用，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我们曾经闹得很凶，又一度疏远了15年，然而，他毕竟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继承了他的遗产。

* * *

虽然洪堡还是那样善于逗趣，但他的神志显然越来越不正常了。除了那些只知戏谑别人的人而外，谁也不会忽略这种病理学上的因素。他是个仪态潇洒、举止乖张的人物。他面目开阔，肤色红润，是个具有魅力、多才善辩、饱经忧患的人。我一向对他怀着仰慕之心。然而他却满怀激情地奏完了成功的主旋律。他是以一个失败者而告终的。即使把这些字眼大写了又有什么结果呢？我总是在回避这些神圣的字眼，而洪堡，我认为是堆砌得太多了——诗呀，美呀，爱呀，荒原呀，异化呀，政治呀，历史呀，无意识呀，不一而足。当然，狂郁症患者也总要大写。在他的心目中，美国伟大的狂郁症患者就是林肯，而丘吉尔及其沮丧情绪则是狂郁症的典型病例。“拿我来说吧，查理，”洪堡说，“请想想看，如果说精力就是乐，富足就是美，那么狂郁症患者就比别人更懂得乐与美，因为有谁还能比他拥有更多的精力和富足呢？也许增加抑郁就是精神的策略。弗洛伊德不是说过吗，所谓快乐者，不是别的，只是痛苦的缓解而已。因此，痛苦越多，所包含的快乐也就越强烈。不过还有更加原始的说法，认为痛苦是精神有意制造出来的。总之，人类被某些个人的富足和美弄得糊里糊涂了。狂郁症患者一旦摆脱了他的愤怒就会势不可挡，甚或可以驾驭历史。我认为，恶化就是无意识的秘密伎俩。至于说伟人和国王是历史的奴隶，我认为托尔斯泰有点离题过远了。不要欺骗自己，国王不过是身居高位的病人。患狂郁症的英雄们，是要把人类拉入他们的轮环，把每个人都带走。”

可怜的洪堡鼓吹他那一套轮环的时间并不长，他也从来没有成为他的时代的光辉中心。抑郁症死死地纠缠着他。狂放与诗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从《滑稽歌谣》使他得名，过了30年，洪堡便因心脏病死在通往鲍里街^①的一条横街——西四十路的一家下等客栈里。那天夜里，我正好在纽约。我是到那儿去出差的。所谓出差，自然不是什么正经事。我从来碰不到什么“美差”的。当时洪堡离群索居，住在一个叫伊尔斯贡的地方。后来我到那儿去看过。那儿住着一些靠福利津贴度日的老人。他死的那个夜晚酷热异常，我住在广场饭店里都感到很不舒适。一氧化碳气很浓，颤动的空调器会把水滴滴到街上的行人身上。是一个

^① 纽约市的一条街。那一带以廉价旅馆和酒吧出名。

糟糕的夜晚。第二天上午，我乘 727 喷气机飞回芝加哥，途中打开《时报》^①，看到了洪堡的死讯。

我早已知道洪堡就要死了，因为两个月前，我在街上看见过他，他已经死气缠身了。他可没有看见我。他面色苍白，老态龙钟，一身晦气，拿着一块椒盐卷饼啃着，这就是他的午餐啊！我只是躲在一辆汽车后边看着，却没有迎上前去。我感到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就这次我是以正当理由去东部出差的，不是去瞎追女人，而是去给一家杂志写一篇文章。就在那天早上，我同参议员贾维茨和罗伯特·肯尼迪乘一组海岸警备队的直升机飞过纽约，然后在中央公园草坪饭庄参加一次政治午餐。头面人物彼此见面，好不高兴。我自己呢，正如他们所说，是“风度翩翩”。如果我显得气色不好，那就会有一副破落相。然而，我知道自己气色挺好的。况且我口袋里有的是钱。在麦迪逊大街溜达的时候，看到商店橱窗里那可心的卡丹^②或者埃尔美^③领带，不问价钱，我就会买上。我的腹部平平的，穿着 8 块钱一条的精纺“海岛”棉拳击手短裤。我是芝加哥一个运动俱乐部的成员。尽管上了年纪，我还是尽量保持着体形的优美。我参加一种异常剧烈的橡皮球运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怎么能跟洪堡搭腔呢？那不是太失身份了吗？我乘直升机在曼哈顿上空盘旋，俯瞰纽约市容，就仿佛坐在一只玻璃舱底的小船里，从一个热带暗礁上掠过。这时，也许洪堡正在从瓶子中间摸索，想找出一点果汁，掺入他早晨喝的杜松子酒里。

洪堡死后，我更加热爱体育运动了。去年感恩节，我在芝加哥逃脱了一次暴徒的袭击。暴徒从黑咕隆咚的小巷里蹿上来，但我却逃之夭夭。那纯粹是条件反射的作用。我敏捷地闪过他，一个箭步冲到大街中央。小时候，我跑起来并不怎样。而今 55 岁了，却能一鼓作气飞速脱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就在那天夜里，我夸口说：“我跑一百码短跑准能赛过一个吸毒鬼！”我在对谁吹嘘我的腿力的呢？是对一个名叫莱娜达的少妇。我俩正躺在床上。我向她叙述我拼命奔跑而脱险的经过。她好像暗示一样（噢，这些美貌女郎是何等温存哟），对我说：“你的体形再好也没有啦，个头不高，倒挺壮实，也蛮有风度。”她抚摸着我的赤裸的身体。这时，我的伙伴洪堡却已经归天了。也许他的尸骨已在公墓里腐烂，所剩只有几团油烟了。然而，查理·西特林却在芝加哥的大街上，甩掉了猖狂的暴徒之后，现在，又摆出一副绝妙的体态，躺在一个妖冶的女友身旁。而且，这位西特林已经练就了一种“瑜伽”^④功，并学会了用倒立的方法使他那患关节炎的

① 本书提到的《时报》均为《纽约时报》的简称。

② 卡丹(Pierre Cardin, 1922—)，法国时装设计师。

③ 埃尔美(Hermes)，时装设计师。

④ 瑜伽，古代印度哲学的一派，有神秘主义色彩。此派着重说明调息、静坐等修行方法。

脖子得以松弛。至于我胆固醇低,这一点莱娜达是清楚的。我多次告诉她,医生说我的前列腺十分特别,就像年轻人的;心电图也极为正常。有这些令人引以为自豪的医疗鉴定,更使我想入非非,如痴如醉。在高级矫形垫上,我搂起酥胸隆起的莱娜达。她脉脉含情地注视着我,我贪婪地呼吸着她温馨的气息,整个身心陶醉在美国文明(现在已经染上了东方帝国的色彩)的喜悦之中去了。但同时,我的心里也还有一座梦幻般的大西洋城^①,在那里的木板路上,我似乎看见另一个西特林。这位西特林已经年事高迈,弯腰曲背,体质虚弱。他坐在轮椅里,被人从咸涩的细浪旁推过。这是像我一样微弱的细浪啊!但,是谁在推我呢?是莱娜达吗?是那个被我在快乐之战中所向披靡的巴顿^②装甲部队俘获的莱娜达吗?不。莱娜达是个高大的女子,可是我看不见在我轮椅后面的她。莱娜达?不是莱娜达,肯定不是。

在芝加哥,洪堡之死对我来说意味深远。我花了过多的时间对死者沉思,跟死者谈心。我和他的名字原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编织文化虹锦的人们来说,40年代又显得珍贵起来。在芝加哥,人们传说着一个叫查理·西特林的人,说他仍然健在,昔日是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朋友。那些舞文弄墨、著书立说的人们,或给我写信,或坐飞机来,跟我讨论洪堡。我得说,在芝加哥,人们怀念洪堡是很自然的。地处五大湖——蕴藏着世界淡水量的百分之二十——南端,具有气象万千的外部生活的芝加哥,包含着美国全部的诗意和精神生活。在这里,你可以通过透明的淡水洞察这一切的一切。

“西特林先生,你说冯·洪堡·弗莱谢尔一生浮沉的原因是什么呢?”

“年轻人,你们研究洪堡的目的何在?是想发表文章,开拓事业吗?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

我更加严肃、更加悲痛地思念着洪堡,远远超出了这类描述的表面含义。我爱慕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我不愿失去他们中间任何一人。我经常梦见洪堡,这就说明我实实在在地爱着他。每一次梦见他都令人十分感动,不禁在睡梦里哭泣起来。有一次我梦见,我们在格林威治村六号路与八号路拐角上的惠兰零食店相遇。他年富力强,神志健全,同原来在四十六号大街碰见时他那副呆滞病态臃肿的样子判若两人。我们亲热地坐在冷饮柜旁喝着可口可乐。我流着热泪问他:“你一直在哪里来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他极为和蔼、沉静,又好像格外健康、高兴。他说:“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一切?什么一切?”

然而他只说“一切”,从他嘴里我再也问不出什么来。我快活得哭了起来。

① 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游乐胜地。

② 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 1885—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当你心神不宁时,就会做这样的梦。我醒着时的品格远远不是无可指责的。我永远不会获得品格奖章,这些事情死者一定是一清二楚的。他们终归离开了纷纷扰扰、浑浑噩噩的尘世。我觉得,生前你是从自我的核心向外看,而死后,你是从圈子以外向内看。在惠兰零食店,你看见你的老朋友们在自我的重压下挣扎,就向他们暗示:当轮到他们进入永恒时,他们就会恍然大悟,终于开始省悟各种往事,这样就会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快乐。但,这毕竟没有科学根据,我们就不敢想它。

行啦,现在我来总结一下:22岁时,冯·洪堡·弗莱谢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歌谣集。你本来可以认为,一个从西区八十九号街来的、有神经病的移民的儿子——在洪堡给我的照片上,我见过他那追捕潘乔·比利亚的放纵不羁的爸爸。在他生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后脑勺上扣着的军帽,看上去马上会掉下来。他的妈妈出生在一个波塔什和珀尔马特^①式的子女众多、吵吵闹闹的普通美国家庭,年轻时倒是个黝黑的美丽女子,后来却变得忧郁癫狂沉默寡言了——你本来可以认为这样一个青年一定是呆痴而愚笨的;你本来也可以认为,那些维护基督新教和“斯文传统”的评头品足的非犹太评论家一定是不能接受他的措词造句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歌谣节奏明快,妙趣横生,纯正而富于人道气息。我认为这些诗歌是柏拉图式的。我所说的柏拉图式,就是全人类渴望恢复的原始的完美形态。的确,洪堡的遣词用字是无可指责的。斯文的美国根本用不着担忧。美国处于一种极度的狂热之中,它期待着从贫民窟里迸发出“反基督”的精神。可是与此相反,这位洪堡却捧着爱的礼物出现了。他的所作所为有绅士风度,显示出迷人的魅力,因此受到热烈的欢迎。康纳德·艾肯^②赞扬他;他的诗博得T.S.艾略特^③的赏识;连沃·温特斯^④也不免要替他叫好。而我呢,借了30块钱,热情满怀地到纽约去,在贝德福街与他攀谈。这是1938年的事。我们从克利斯托弗街的码头来渡船,横渡哈得逊河到霍博肯^⑤。我们一边吃着蛤蜊,一边谈论着当代诗歌。实际上我只是在听取洪堡对各种问题的阐述。桑塔亚那^⑥是正确的吗?当代诗歌是野蛮的吗?当代诗人有比荷马、但丁更为奇妙的素材,他们缺乏的是坚定而清醒的理想化精神。当基督徒不用说是是不可能的,当异教徒

① 波塔什和珀尔马特是美国作家格拉斯(Montague Glass,1877—1934)一连串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这些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这两个人物用方言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非常有趣,有如我国的相声那样引人入胜。

② 康纳德·艾肯(Conrad Aiken,1889—),美国诗人。

③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美国现代派诗人,于1927年加入英国籍。

④ 沃·温特斯(Yvor Winters,1900—),美国诗人。

⑤ 新泽西州的一个港口,隔哈得逊河和纽约市相望。

⑥ 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美国哲学家、诗人、批评家和小说家。

也不行。这就不用明说了。

我已经听说,了不起的事情可能都是真的。这是在克利斯托弗街的渡船上讲的。看来,巧妙的手势是不可缺少的,而洪堡讲得指手画脚。他说,诗人应当考虑如何明智地对付实利主义的美国。那天,他给我讲了个滔滔不绝。我虽然听得忘乎所以,但是我的打扮却像个福勒刷子推销员的模样。我穿着我哥哥朱利叶斯穿旧了的皱皱巴巴的毛料衣服,裤腰宽得衬衣都拽了出来。那是因为朱利叶斯是一个腰身粗壮的大汉。我还不时地用绣着“朱”字的手绢擦汗。

那时,洪堡刚刚开始发胖。臀部虽仍然显得窄小,肩膀却已有些粗壮。到了后来,肚子便大大地凸起来了,就像那个巴贝·鲁思^①一样。他的两腿总是不得安宁,两只脚不时神经质地动着。总之,下身好像在踢踢踏踏地演滑稽剧,上身却俨然是一位王公贵胄的派头,着实令人倾慕。他那灰色的离得很开的眼睛盯着你,就像小船边一只浮出水面的鲸鱼注视着你一样。他的体态粗壮而又潇洒,他的风度迟钝而又轻快。他黝黑的脸色透出苍白,金褐色的头发蓬上去,像是一道暗槽边的两簇明亮的冠毛。额上有疤痕。小时候,他曾被滑冰刀碰伤额骨;没有血色的嘴唇稍微有些突出,一口发育不好的牙齿有如乳牙。抽起烟卷连烟屁股也要抽完,致使领带和衣服也被烧得到处是斑点。

那天下午的话题就是成功。我是小地方来的,他把一些内幕讲给我听。他说,先用你的诗去敲开格林威治村的房门吧,到那时,《党派评论》和《南方评论》的评论文章就会接踵而至。我能想象出其中的奥秘吗?他大讲特讲现代派、象征派、叶芝^②、里尔克^③和艾略特。他很能喝酒,当然也有不少女友。纽约当时是个十分俄国化的城市,到处显示出俄国风味。据莱昂纳·阿贝尔^④说,这是大都会渴望从属于他国的例证。纽约在梦想脱离北美而并入苏俄。洪堡很自然地 from 巴贝·鲁思谈到罗莎·卢森堡^⑤,又从贝拉·库恩^⑥谈到列宁。当时,我即刻意识到,如果我不马上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那就不配同他谈话。洪堡给我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莫尔尼学院,讲沙赫蒂^⑦的工程师们和莫斯科的审判,讲西尼·胡克^⑧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事实上,他竟把自己和列宁相提并论。“我知道,”他说,“列宁在十月惊呼‘Es schwind-

① 巴贝·鲁思(Babe Ruth, 1895—1948),天才的美国棒球运动员。

②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爱尔兰诗人。

③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象征派诗人。

④ 莱昂纳·阿贝尔(Lionel Abel),美国文学评论家。

⑤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

一。

⑥ 贝拉·库恩(Bela Kun, 1886—1937),匈共创建者之一。

⑦ 沙赫蒂,苏联地名。

⑧ 西尼·胡克(Sidney Hook, 1902—),美国哲学家。

eln!’时的感觉,并不是意味着他在 schwindling^①(欺骗)大家,而是他感到眩晕。列宁尽管刚强,却也像个跳华尔兹舞的少女。成功使我也有点晕头转向。查理,许多纷乱的念头也使我难以安眠,要是睡前不喝杯酒,就会老觉得房子在旋转。你也会碰上这种情形的。我告诉你好让你有所准备。”洪堡说起恭维话来是动人而巧妙的。

我兴奋得快要发狂了,所以看上去缺乏自信。我像是处于紧张的准备状态中,想把每个人突然置于死地。每天清早,在福勒刷子推销组的“打气”会上,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很好,你好吗?”事实上我就是很好,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急切地向家庭妇女打招呼,去看看她们的厨房,听她们无休无止的唠叨和抱怨。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些更为迫切需要了。那时候,犹太妇女狂热的疑病症^②对我还是个新鲜事儿。我很想听听关于她们的肿瘤和肿腿的事儿。我也想听听她们关于婚姻、生育、钱财、疾病以及死亡等方面的说法。对,我就坐在那儿,一边喝咖啡,一边试着把她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小资产阶级啦,敢于杀夫者啦,势利眼啦,歇斯底里啦,等等。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是分析性怀疑主义。我太热情了。因此,我推销刷子那股迫切劲,就像晚上到格林威治村去聆听纽约最杰出的雄辩家夏皮罗、胡克、拉夫、哈金斯、古姆本^③的讲话一样。听着他们的宏论,我像一只猫一样蹲在朗诵厅里,而洪堡却是他们之中最出色的。他简直是会话中的莫扎特^④。

洪堡在渡船上说:“我成名时过于年轻,现在该到倒霉的时候啦。”于是他又谈开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弗洛伊德、海涅、瓦格纳^⑤,谈论歌德在意大利,谈论列宁死去的哥哥,以及莽汉比尔·希科克^⑥的服装,纽约的巨人棒球队,林·拉德纳^⑦论大歌剧,史文朋^⑧论抨击,还有约翰·D·洛克菲勒^⑨的宗教观。他的话题在令人应接不暇地转换着,但总是能得到鼓舞人心的巧妙的补充。那天下午,街道上阴沉沉的,可是渡船的甲板却灰亮灰亮的。洪堡显得懒散而庄重。他的

① 德文动词 schwindeln 有两个意思:眩晕;欺骗。这里的 schwindling 借用第二种词义,却用的是英语的词形变化。

② 疑病症指病态的自疑患病。

③ 夏皮罗(Meyer Schapiro),美国批评家。胡克,即西尼·胡克。拉夫(Philip Rahv,1908—),批评家、编辑。古姆本(Gumbein),批评家。

④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⑤ 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诗人。

⑥ 比尔·希科克(Bill Hickok,1837—1876),美国边疆开拓者。

⑦ 林·拉德纳(Ring Lardner,1855—1933),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

⑧ 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以抒情奔放见长,反对当时维多利亚王朝的伪善拘谨,故而多为一概正统批评家所攻击。

⑨ 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石油大王及“慈善家”。